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豆棚閑話 第六則 大和尚假意超昇

是日也，天朗氣清，涼風海至。只見棚上豆花開遍，中間卻有幾枝，結成蓓蓓蕾蕾相似許多豆莢。那些孩子看見嚷道：『好了，上邊結成豆了。』棚下就有人伸頭縮頸將要彩他。眾人道：『新生豆莢是難得的。』主人道：『待我彩他下來，先煮熟了。今日有人說得好故事的，就請他吃。』眾人道：『有理，有理。』棚下擺著一張椅子，中間走出一個少年道：『今日待我坐在椅上，說個世情中有最不服人的一段話頭，叫列位聽了猛然想著也要痛恨起來。我想天上只有一個日月，東昇西墜，所以萬古長明；地上生物只有一個種子、一條本根，所以生生無窮至於人生天地間，偏偏有許多名目：君王是治天下的，臣子是輔佐君王的，百姓是耕種田地、養活萬民的，這叫做無君子莫治野人、無野人莫養君子。因此古聖先賢立個儒教，關係極大。剖判天地陰陽道理，正明人倫萬古綱常，教化文明，齊家治國平天下俱虧著他。這是天地正氣一脈，不可思議的了。』又有一個道教，他也不過講些玄微之理，修養身心，延年益壽，這種類還也不多，且漫議論著他。獨有釋教，這個法門參雜得緊。自漢明帝十二年佛入中國，道是西方來了聖人。拈著一個「空」字立論，也不過勸化世人看得萬事皆空，六根清淨，養得心境玲瓏，毫無罣礙，原沒有甚麼果報輪迴之說。只因後來的人無端穿鑿，說出許多地獄天堂，就起了騙人章本。』只說這些和尚，我始初也道都是為生死事大，發願修行，乃是聰明上智之人勾當。那知其中不論賢愚好歹及奸盜詐偽之人，都因日常間走了盡頭路，天不容、地不載，沒奈何把這幾根頭髮剃下，頸上掛著串數珠，肩上搭著件漏衫，手裡拿個木魚，就道是個和尚，從前過惡，人也就恕他一分。看得這條頭路寬綽有餘，那無賴之徒逃竄入門，不覺一日一日逐漸多得緊了。沒處生髮衣食，或者截段竹頭，鑄口銅鐘，買根鎖條，城市上、鄉村中，天未曾亮，做生意的尚未走動，他便乒乒乓乓的敲得頭痛，叫得耳聾，指東話西。或是起建殿宇，修蓋鐘樓，裝塑金相，印請藏經，趁口胡嘲，騙錢騙米。就是這等，守著本分度此一生，也還罷了。那知竟有窮凶極惡，具那覆地翻天伎倆，只道他就是佛祖菩薩臨凡，致誠供養，末後做出事來，拖累人身家性命不保，以此連那好的也不信了。此是佛門變種敗類，我也不必說他。難道一派都是歹人不成？其中也有度世金仙，現身佛子，登壇說法，救拔沈迷。如達摩西來，生公說法，他卻在心性上參悟道理，點化世人，說兒句偈語，留幾句名言，千古人所不及，委實足以服人，歷代以來，希世有的。從來佛祖傳道的拂子，也不曾見他輕輕付與那個。如今這些孽畜卻另翻出一個局面，不論肚裡通也未通，只要粗粗認得幾字，叢林中覓幾本語錄，買幾本註疏，坐在金剛腳下練熟聲口，就假斯文結識幾個禪友，互相標榜，拜過幾個講師，或自立個宗派，道是幾年上某處大和尚付過拂的。

悄悄走到外州他縣，窺見冷落所在一個破壞寺院，就聯絡地方上幾個佛總師婆，稱說某處來了善知識，看得此寺當興，或埋藏些古時碑版，偶然掘出，或裝誣本山伽藍，在外顯靈，或灑些糖水，假名甘露，騙人之法百計千方。不半月間，那一方一境，愚夫愚婦，說得轟轟熱熱。略略有些錢糧，道：『我們備辦表禮，去清一位大和尚來。開期結制，那個不尷不尬的和尚也就糾合許多隨堂行者，公然裝模作樣，將別個叢林的作為，一一摹倣。或央人討了巡檢司的告示，或結識冷鄉宦護法的名頭，抄了許多偈語，學些宗門棒喝；房廊下貼了幾張規條，齋堂前寫出長篇參語。那些來來往往，看看一些也摸頭不著，便道：「大和尚學問深遠，一時領悟不來。」分明白日裡被他瞞過，這些愚人死也不知。』林中還有一件人所不曉得的，大凡大和尚到一處開堂，各處住靜室的禪和子，日常間都是打成一片，其中花巧名目甚多，如：西堂、維那、首座、悅眾、書記、都講、堂主、侍者、監院，知客、知寓化主、點座、副寺、貼庫、行堂、殿主、值歲、值科、香燈、下院、知藏、知隨、鋪堂、巡照、總管、都管、知眾、知山、庫頭、菜頭、柴頭、田頭、飯頭、茶頭、園頭、火頭、水頭、團頭。這些名目科派出來，寫下一張榜文，貼在茶寮卻也好看。到那登壇時節，細吹細打，兩邊排列許多僧眾，捧著香花燈燭，磕頭禮拜，妝點得不知怎樣尊重。及至開講，也不過將編成的講章念了一遍，那個解悟得來？又請了幾個廢棄的鄉宦、假高尚的孝廉、告老打龍的朋友，從旁護法，出身子做個招頭，暗地分些分例，鄉愚之人越發尊信得緊。如有那外方僧眾，有意思的要到壇前辯駁佛法，那些侍者齊來拿去，打得臭死。各處寺院遞了知單，認定面貌，不但走遍路頭不許安單，在那地方化碗飯吃也不得了。還有一個規矩，大殿緣簿上寫來佈施，及在外抄化錢糧，方歸常住；那道場上來的宰官、居士及婆婆媽媽的錢糧，都是大和尚隨來僧眾一併收貯，只待場期一畢，次日即照股分享，走得一個沒影，各自回去受用。常住欠了木料、油鹽、米帳，一些不管，請自支撐，再打聽得別處開期，又去生髮。你道這些和尚卻不比合夥的強盜又狠三分麼？』考得「大和尚」三字，乃是晉朝石勒的時節，有個佛圖澄，自己稱道。其實他是個聖僧，看那石勒皇帝就如海上鷗鳥一般；神通廣大，能知過去未來，儼然一尊燃燈古佛，自然動人欽敬。請問這些和尚《華嚴經》尚未念著，不過設局騙人是其本願，如何就便替稱為大和尚？時上有個笑話，卻是嘲那大和尚的。說有個相公，乘著一隻小船去訪那大和尚。進方丈茶話畢，作別起身。大和尚直送出來，到那水口，相公仍下小船，西邊日色曬來，相公脫下裙子掛著。大和尚道：「直看相公之船筭葉大了，小僧方敢進去。」那相公坐在船裡，也把遮的裙子揭開看那和尚。船已漸退，那管家道：「大和尚立在水口，望去止有七八寸長了，請相公放下裙子罷。」只因和尚叫得大了，所以嘲他，這是諢話。』

卻又有一段閑話，乃是真真實實的。這話出在那湖廣德安府應山縣，與那河南信陽州交界地方，叫做恨這關。乃是一座陡峻高山，四面蔥籠樹木，雖是要道，行人過往稀疏。山岡之上有一古刹，也是唐、宋來的香火，誌書上叫名普明寺。寺內止有二三十眾僧人，都是茹葷飲酒的羅刹。不知邇來十五六年之間，卻坐化十餘位長老。四邊傳說，寺內風水原是聖地，所以禪師佛祖屢屢現身，各處佈施倒也年年接濟。不期一日有個採藥醫人到彼求宿，那僧人抵死不容，醫者只得乘月而行。走了一二十里，卻忘了一把鋤頭放在山門外石碑亭中，猛然省起，恐怕有人取去，只得跌身轉去，來到碑亭尋那鋤頭。只聽得牆內一人叫苦連天，口口叫道：『老爺們容我再活幾日，然後上座罷！』醫者覺得有些古怪，爬上牆頭，挽著樹枝，仔細一看，只見堂前燈光射出，卻見幾個禿子把一老僧捆縛端正，將他扛上一個坐處，看不明白。

那老僧殺豬般大叫數聲就不響了。醫者挨了一夜，到次日看甚動靜。到了天亮，只聽得佛堂鐘鼓齊鳴，佛號震天。道人出來說道：『了明禪師昨晚坐化了。』四邊分了齋帖，來了許多佛頭，正要開張做法事。那醫者進去仔細一看，卻見一個愁慘之容，面皮黃如菜葉，一些血色沒有。醫者乘著空隙，將手從那臂下一摸，只見滿手鮮血，穀道中卻生一個根的模樣。醫者即到信陽州裡將這段情節一一報知。那知州夜有一夢，也見一個老僧渾身帶血，聲聲叫苦。知州省得，即便乘了快馬，領了鄉兵，將寺圍祝進到裡邊，叫住持出來相見，那住持道是大和尚，不肯出來，只有一個當家的迎接。州官問道：『昨日又坐化了一位禪師，特來頂禮。就便與他合缸造塔。』那當家也叩一首謝了。州官道：『寺內多少僧人？』一點過，都要施些褻錢。』那幾個如狼似虎的，俱出來低著頭兒、垂下雙手，聽州官點過上名，每個和尚俱叫鄉兵看守。一面叫手下請起坐化的僧人，看那手足是怎樣的。兩個鄉兵上前推移不動，用力一抬，那穀道中一個二尺長的鐵釘登時翻落，下邊缸裡卻有一桶鮮血。知州即將許多和尚綁縛了，帶到州內；再把僧房層層拆將進去，卻跑出十數個婦女來，大聲喊屈。知州喚皂隸一一帶過，問道：『你這幾個婦人在內幾時了？』婦人齊答道：『有三五年不等的，有本年的，都是這些和尚勾合光棍，在外詐作客商模樣，不論銀錢，只說娶親做夫妻回家過活的；那知逐漸騙到家鄉，忽一日託名探親，帶了直送到此處，藏於重牆複壁、深房曲室之中，天日也不得一見。也有近村人家十餘歲女兒在外閑耍，乘人不見抱來藏在其中，待得十二三歲就受用了。』

州官問道：『這許多年怎麼沒有一人往州縣中首告？』那婦人道：『手下使用的道人，俱是平昔殺人做賊之輩，無處投奔，四下收拾進來。日常間也各自有去路，騙來錢米平平均分，鄰近村中也俱日常沾些恩惠，故此內內外外沒有人與他作對。』

內中若有一人說些刁指之話，眾人也就登時結果殺了，所以到今，眾口一心絕無髮覺。』州官問道：『歷年來如何有這許多人坐化？』婦人答道：『俱是過往單身客人，把他圈進裡面，不容脫身，先把蒙汗藥與他吃了，後將網子除下，綁縛了，曬在日中，

額角與面目都黧黑了，然後把他頭髮齊眉剪下，扮作頭陀模樣；或將身子上下捆縛做跏趺坐法，餓了三五日，頭骨俱軟，衣袂之中灌上硫磺硫磺，扶在柴樓龕座之上，叫喚地方舊日做佛頭佛總的，謠言開去，四處俱來觀看，攢錢設供，造塔看經，不知騙了多多少少。也照舊規分頭派用，花費盡了，就要乾這活佛勾當。』州官正在查問之際，門子報道：『竹園內又掘出許多女人腳骨！』州官問道：『都是女人腳骨，為何！』一婦人道：『男人死了，枯骨都無用處。唯有新死女人，這雙腿骨血氣不散，將來鋸解碎了，加上水磨工夫，充作象牙子，無人認得。每得厚利，寺中道人無處生錢鈔，每每打聽新死婦人，盜取來乾這勾當。腿骨用去，所以存的都是腳骨。』州官審得其情慘毒，每個和尚打了五十板，心窩裡加上一釘，登時命絕。

備將情節申聞上司，一一將來，除個淨盡，並那普明寺一火焚之，卻是除了大害。這也是近日大和尚的故事。更有一段故事也是聞得來的。說是唐朝開元年間，河南懷慶府河內縣地方，開元寺有個僧人，法名死灰。這名就先奇了，生得相貌奇古，氣宇昂藏，博通經典，貫串百家；兼識天文地理，能知過去未來、生人壽數；做得幾句詩，寫得幾家字，畫得幾筆畫，賽過海內名公，抹殺四方清客。四遠慕名來求見的，須備了出奇方物供養，送進禪堂，上了號簿，候了三日，纔出方丈見人一次。

許多僧眾簇擁出來，昇在層臺高座之上。兩旁侍者提爐執佛，捧杖持瓶；面前擺的花尊燭檯，當中爐內焚起沈檀降速；內外香煙寶篆，結成華蓋相似，好不熱鬧。三聲雲板，纔許那問事的人依次上前跪下，方將要問的話頭一一說了。他在上面纔把那團圓足四面光的話兒開示了幾句，即叫退下；再欲開言，就是攔頭一棒，打得發昏倒暈，由你自去猜度。然後又輪到第二班的上去，也照前是個模樣，或說下幾句話頭，或留下幾行詩偈，一般也有撞著之處。也有病人上前，將病原說下一番，問他請方，他胸中難經脈訣、木草藥性，原是明白，也便寫些與人服去，卻有靈驗。不多時，四方之人說得長老活龍活現，連這長老也自不信自起來，公然道是活佛祖師出世來了。因此，四下錢糧，雲蒸霧集。重建叢林，前後山門殿宇，層層蓋造，天下除了四大名山，也就數這開元寺了。誰料那年僕固懷恩反了，朝廷起兵發馬，要往征剿。河北地方乃是要地，設立藩鎮，領兵元帥點了李抱真。此公膂力過人，謀多智足，領了五萬人馬屯札河北，頗有紀律，不擾民間一草一木，各各相安，民間感激不啻父母。將那兵丁三日一操，五日一練，寸步不離營伍。李元帥聞得長老大名，到纔三日，即備許多佈施，執弟子之禮，前去拜他。長老接見，看得元帥尊重了他，他反拿腔做勢，要做那佛圖澄對那石勒的光景，十分傲慢。李元帥早已窺破這個和尚是個仗著資質做起來的，其實性地上的工夫，全無把握，這也不在話下。那知這個和尚也是合該數那河北一帶地方遇了天時不湊，顆粒無收。朝廷月糧，壓欠七八個月，不來接濟，軍中洶洶，暗地謠言將有楚歌吹散八千之意。李元帥無計設處，只得去到寺中，稱說大和尚大有應變之才，合掌頂禮，跪在面前，虛心下意，請問和尚。那長老日常間，具那騙小人的伎倆卻是有餘。那兵馬呼吸待變，實實要湊處錢糧，將來支放，卻也一時窘定，沒有甚麼計策答那元帥。其實李元帥胸中成算早已定之，只要宛宛說將進去，口口奉承大和尚長、大和尚短，卻使長老墮在計中，毫無知覺，纔有妙處。李元帥故意做那攢眉蹙額形容，停了一會，問道：『寺中常住錢糧，不知現有多少積貯？可以暫借日前救濟一兩月麼？』那和尚的心腸與伽藍菩薩一樣，生成拿進歡喜、拿出卻不中意，說道：『近來常住不夠十日支撐，虧得小僧有些福緣，到那不足時節，就有人緊著送來，纔度得這些日子。若說有積聚多少，卻是沒有。』李元帥接口道：『如今我也不借常住錢糧，有個算計，只求大和尚「福緣」二字，我弟子就有生路了。』長老聽說不借錢糧，只借「福緣」精神抖擻起十倍，問道：『如何？如何？』

李元帥道：『弟子領著兵馬南征北討，處處走過，看來無如此地百姓好善的多。如今弟子到有一個粗念，欲仗著大和尚福緣，明日寺前出張榜文，說是弟子奉請大和尚開講華嚴法寶，並彈孔雀真經，聚集些善男信女，化些錢糧，也可將來答救一時，』長老道：『這個道場也動不得人頭，就是來也不多，如何得夠？』

元帥道：『弟子還有計較。』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那長老笑了一笑，連忙點首。即於寺內寬敞所在，高搭起七層蓮臺，重重俱已遮蔽好了。

外邊化些鬆柴，周圍疊起；臺下掘個地道，可容一人走得來。直到了開期第一日，講經完畢，大和尚開口說道：『大眾們須要速速用心理會，我在此也不久了，只待四十九日道場圓滿，我就要迴首西方去了。』那些善信聽見大和尚就要迴首，卻是異事。一時開動，四遠傳聞，那些佈施錢糧的堆山塞海而來。李元帥密密著落幾個長老上了號籍，一一收貯在內。看看那圓滿之期，人也晝夜不散。四圍鬆柴越發添得多了，四面的人好像似看戲的，只等那時上臺，不知大和尚顯出怎麼活佛的神道、聖僧的證果。長老心事：『有那臺下的地道出路，只說外邊放起火來，我自影身法兒。出了地道，日後隨了元帥，天涯海角受用不了。』那知元帥日常間一片機心，原是要算計那長老的。到了放火的時節，將那地道關閉緊了，長老方悟得元帥騙他，也說不得，硬著身軀，不一時頓成灰燼。元帥在下至誠禮拜，就有附會的說道：『親見大和尚穿著大紅袈裟，五色祥雲，許多幢鑿寶蓋，接引西方去了。』次日，元帥又在火堆中放些細白石頭，都道撿得許多舍利子。元帥收去，即欲與死灰祖師造塔，這也就應著當初取法名識了。那方不論男女，都有佈施，不上一月，積了三十餘萬。元帥一一收去，充作兵餉，並無一人知覺。這也是一個大和尚超昇故事。若是這長老日常裡只是苦行焚修，不裝這個模樣，那李元帥也不來下此刻毒之著。後來說出這段情節，天下之人齊口稱快。『假使大和尚果能知得過去，未來，怎麼被人暗算到這地位？可見大和尚都是假鈔，人自癡迷，將自己血汗掙的錢財被他騙去。』眾人道：『如今大和尚挨肩擦背，委實太多，那能個個登壇、人人說法？近來人也有些厭薄，不大十分的與他。聚做一團，無有齋吃，只好一個頂著一個，猶如屋角頭的臭老鼠，扯長一串，拿個引磬，托著鉢盂，沿街化食，單單學那釋迦乞食舍衛城中光景。這卻是大和尚做出來的下場頭也！』豆棚主人道：『仁兄此番說話，果然說得痛快。豆已煮熟，請兄一嘗何如？』

總評舉世佞佛，孰砥狂瀾，有識者未嘗不心痛之。韓文公佛骨一諫，幾罹殺身之禍。然事不可止，而其表則傳，千古下讀之，正氣凜凜。及為京兆尹，六軍不敢犯法。指之曰，是尚欲燒佛骨者。噫嘻！闢佛之神亦威矣。今世無昌黎其人，所賴當事權者，理論而法禁之，猶不懲俗，乃復為之張其箴，何也？

夫彼以為咄嗟檀施，聊以懺悔罪孽而已。豈知上好下甚，勢所必然也。縱不能如北魏主毀佛祠數萬區，又不能如唐武宗驅兆者而盡發，第稍為戢抑，以正氣風之，庶可安四民、靜異端矣。

此篇拈出李抱真處分死灰事，為當權引伸觸發之機，雖不必如此狠心辣手，所謂法乎上，僅得乎中。代佛家之示現忿怒，即其示現哀憫也。猶夫梵相摩異，正爾低眉垂手矣。讀者且未可作排擊大和尚觀，謂之昌黎《原道》文也可，謂之驅鱷魚文亦可。